

物讀的準水高

愛的灰燼

法·莫泊桑原著

行印局書文正

法·莫泊桑原著

愛的灰燼

正文書局印行

愛的灰燼 目次

第一部

一	兩顆心的決鬪	一
二	一支莖上的雙生薔薇	二七
三	重燃的火焰	三八
四	雙重的妬嫉	六三

第二部

一	美差	七三
二	春與秋	八〇
三	危險的警告	九七
四	甜蜜的毒藥	一〇八
五	消殞的月亮	一一九
六	愛的灰燼	一三三

一 兩顆心的決鬥

一間寬闊的畫室，從天窗間注射着爽朗的日光，一片方形的藍色，眩人眼目，顯露出遼遠天空的明亮遠景，有一羣小鳥正疾馳過去，但是歡欣的天光並未深入這間嚴肅的房屋，因為天花板既高大，四壁又圍着帳幔，光線變得柔和而晦黯，微睡在四壁之間，掩沒在垂幕之下，在黑暗的屋角裏，鑲着金邊的畫像有如火燄般閃爍着，陽光却難以射得進去。平靜與眠像是籠罩在那裏，一個畫家的居室，正是人類靈魂辛勞的地方，所以有一種特色的平靜。在這房間裏，思想居住着，爭鬭着，在猛烈的努力之後變得精疲力盡，只要斥動力一經衰歇，一切都是疲勞而無生氣的了；在偉大的生命呼喊之後，一切都像是死亡了——傢俱，慢帳，畫布上尚未完成的偉大人物的畫像——一切都像是安息了，宛如這整個的地方，都會受了主人的疲勞，都會與他一同辛勞，都會參加了他每日的新的爭鬭。空氣裏迷濛地飄浮着一種顏料、松脂、煙草的濃重氣息，黏附在毛氈和椅子上；除去天空間麻雀的尖短促的吼鳴，和屋頂隱約可聞的巴黎的吼鳴以外，再沒有聲響衝破這幽深的沉寂。奧利威·貝庭，臥在躺椅上，唇間銜着一支香烟，每吐一口，便有一小片烟雲對天花板繚繞上昇，而除此以外，屋內再沒有別的動靜。他茫然地凝視着遙遠的天空，為他繪畫構思一種新的題材。他應當怎樣作呢？他還不曉得。作為一個藝術家，他怎樣都沒有有一個決心，對自己沒有一個肯定，他的氣質是猶疑不定的，他的靈感應當循着哪一線的藝術去發展，他總是拿不定主意。眼前他生活富裕，在社會上頗有聲望，獲得到一切的榮譽，然而在最近幾年間，他還是不確實，確實明瞭他所追尋的理想是什麼。他曾經獲得「羅馬獎狀」，變成了藝術傳統的辯護人，而且和許多旁的畫家一樣，喚起了偉大的歷史場景；其後，他將他的傾向加以現代化，繪畫了許多現時的人物，但是畫法依然保留着古典印象的影響。他智慧而熱情，是緊抓着他變幻的夢境的一個工作者，他愛好他的藝術，他曉得怎樣使他的藝術完整，因為他的微妙的智慧，同時也因為他沒有一定主義，並對於各式各樣的藝術都有些經驗，所以他獲得到超羣的技術與偉大的變化性。他的作品是細巧，方正，充滿特色，社會上對於他的作品突然發生了讚美，也許就因為這種關係影響了他的性格，使他沒有發展到他本來應有的發展。自從他第一次的成功之後，希望討人歡喜的心總是非常強烈，雖然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；這種心思却影響了他的工作，弱化了他的判斷力。在他身上有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討人歡喜的慾望，而這對於他的聲望幫忙很多。

他的優美的態度，他的一切生活習慣，他的細心修飾自己的人品，以及他久以聞名的善於騎馬和舞劍，都給

他逐漸增長的名聲上增添了引吸力。他第一篇出名的作品，題名「克萊歐派特拉」（註），在這以後，巴黎突然愛上了他，使他成了一個時髦兒；於是他立即變成許多公開藝術集會最有光彩最時髦的藝術家，從此沙龍的女主人熱望他，學院歡迎他。在巴黎的一致讚揚聲中，他像一個征服者一般，走進了這些場所。

幸運一面對他寵愛撫慰，一面領他到了老年的初期。

貝庭曉得外面正有一個美麗的日子方興未艾，於是就在這影響之下，他追求一個詩的題材。在他吃過早餐吸過香烟之後，他像是有點如在夢境的感覺；他凝視着天空沉思着，想面對那蔚藍的天空迅速地描畫出他思想中一切愉快的幻想——美術館中或是街道旁邊的優美婦人，或是水邊的情人。這些變化的形象映現在明亮的天空中，在他的瞬息萬變的幻象裏朦朧而縹渺，同時有許多燕子不斷飛過那塊天空，像是用筆一掃要把那些幻影消除。

他什麼都沒有尋到。這一切半隱半現的幻象，是和他已經畫過的東西很相似；所有的這些女性，像是在他的藝術幻想中已經誕生過的那些女性的姊妹和女兒；一年以來，有一種漠然的畏懼在磨難他——他怕他已經失掉了創造力，這使他對於一出題材捉握不住，並使他的靈感精疲力盡，每逢他一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他的作品，這種重新夢想力的缺乏，這種發見新的事物的無能，便很清楚地顯現出來。

他安祥地站起身來，環顧了他許多未完成的畫稿，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東西，感印給他一種新的概念。

他一面吐着香烟，一面翻看他收藏在大櫥櫃裏的許多繪畫和草稿，但是不久他便厭煩了這種徒勞無功的探求，感覺到懷喪的疲倦，他丟開手裏的香烟，嘴裏呼哨一支流行歌曲，彎下身子檢起放在椅子底下的一隻沉重的啞鈴。他有一面鏡子，是他用來考查姿勢和檢定配景的，這時他便用一隻手把鏡上的帳幕揭開，站在鏡子面前，一面揮舞着那隻啞鈴，一面凝視着鏡中的自己。

在畫界裏，他的實在很有名氣；其次，在歡笑的社會中，他的品貌他很有名氣。但是現在年紀大了，使他顯得笨重。他身材高大，雙肩寬闊，胸部豐滿，然而雖他每天打拳騎馬，却養成了一個老角力者的大肚子。他的面部雖然已和他年青時有些不同，但仍然很使人注目，而且和過去一樣地漂亮。他的叢密白色的短髮，掩罩着灰色濃眉下的一雙黑眼睛，同時他華美的鬍髭，有如一個老兵士的鬍髭，依然還是漆黑的，給他的容貌上，增添了一種稀有的特色，表現着力與尊嚴。

站在鏡子面前，腳跟並齊，身體筆直，他拿着那兩個鐵球，行動非常自如；他伸直了一隻強健的胳膊，露出

註：——古埃及女皇

滿足的表情，眼望着他的力氣的表現。

但是突然間，在那反映着全部房間的鏡中，他看見有人撩開垂幕；於是，一個婦人的頭——是一個頭，向裏窺望。他身後有人問道：

「有人嗎？」

「有的！」他立即轉過身來答道。其次，把啞鈴拋在地板上，略微有點造作，露出青春時敏捷的樣子，急忙走向門口。

一個婦人，身穿輕飄的夏天服裝，走進來。他們握了手。

「我看，你正在練功夫，」那位貴夫人說。

「是的，」他答道：「我正在顧影自豪，連我自己都覺得驚羨不至。」

那個貴夫人大笑了，於是接着說道：

「你們門房是空空的，我曉得這種時候總是你獨自一個人，所以我沒有傳報就進來了。」

他眼望着她。

「天哪，你是多麼美呀！多麼時髦！」

「是的，我做了一件新衣服。你看漂亮吧？」

「漂亮之極，完全合你的身材。我們當然可以說，在目前只有我們是懂得色彩的配合的。」

他在她的四周走着，溫柔地摸觸着衣料，用他的手指尖拉平衣服的綳折，他懂得女性的服裝，就像一個服裝師，他一生都在運用他藝術家的心靈與體育家的筋肉，拿着纖細的畫筆，描繪出隱現在絲絨服裝下的女性的優美。他察看了一遍之後，叫道：「這是一件偉大的成功，完全與你配稱！」

貴夫人就坦然接受着他的讚美，非常滿意自己漂亮和討他的歡喜。

她已經不十分年青，可是仍然美麗，身材不高，有點肥胖，但是有一種新鮮氣，使一個四十歲的婦人露出剛剛熟透了的样子，他像是一朵薔薇，在一定的時間內一直茂盛着，可是正當繁榮的時候，在一刻之間便會枯萎了。

在她金色的髮下，她具備一切的靈活和青春的優美，這是那永遠不老的巴黎婦人的一種典型；這種婦人，身內有一種驚人的生命力，有一種不可駕御的抵抗力，她們保持二十年的勝利與不朽，比什麼都更重要地，她們留

心她們的身材與健康

她揭起自己的面紗，悄悄說道：

「喔，你不吻我嗎？」

「我剛剛吸過烟。」

「呸！」貴夫人說。於是，揚起她的面孔，接着說：「那樣講更不成！」

他們的唇合在一起了。

他接過她的陽傘，脫掉她的短外衣，動作敏捷純熟，表示他已經作慣了這類的事情。當她躺在椅上坐定之後，他露出很有趣味的神情問道：

「你的丈夫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；他正在這時候在議會裏發表演說。」

「啊！講什麼題目？」

「一定照例又是甜菜或菜子油之類的問題！」

她的丈夫，杜·居洛瓦伯爵，是歐爾縣選出的議員，關於一切農業利益問題具有特殊的研究。貴夫人在畫室裏走着，看見牆角裏有一張她沒見過的畫稿，於是問道：「那是什麼畫？」

「我剛剛開始的一幅粉筆畫——杜·蓬泰烏公主的畫像。」

「你要曉得，」貴夫人嚴厲地說道：「如果你又繼續繪畫女人的肖像，我就要封閉你的畫室。我很明白那種事情會發生什麼結果的！」

「一個人不能老是畫安妮的肖像啊！」答話是這樣的。

「當然我希望如此！」

她露出一個理解藝術技術的女性的神氣，檢視了那張開始的粉筆畫。她左右觀望，用手遮成陰影，想找出把畫稿放在怎樣的地方才能得到最適當的光線，最後她表示滿意了。

「這畫很好，你的粉筆畫已經非常成功。」

「你是這樣想嗎？」受寵囁囁着。

「是的；那是一種纖巧的藝術，極其需要風格的辨別。在繪畫的藝術上是不能照着泥水匠的看法。」

約有十二年，伯爵夫人鼓舞畫家向着藝術獨特性的方向去發展，阻止他皈依寫實主義的單純性；其次，因為考慮到一般時尚在要求現代的優美，所以她又溫柔地慫恿他採取一種略帶造作的優美的理想。

「公主的人是怎樣的？」她問道。

於是他便必得把一切的細節——那些爲女性的妬嫉與微妙的好奇心所歡喜的細微情節——全盤告訴她，從公主的化裝一直批評到她的智慧。

可是突然她問道：「她和你調情嗎？」

他笑了，聲明沒有這回事。

然後，伯爵夫人把雙手搭在畫家的兩肩上，注目對他凝視。她的懷疑的熱烈，使她藍色眼睛的瞳仁發出一種顫抖，像小墨水壺般，現在幾乎看不見的黑點的斑痕。

她悄悄地說：「真的，她現在已經不是賣弄風情的女人了嗎？」

「真的不是，我對你保證！」

「喔，我並不煩心的，」伯爵夫人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現在除去我以外，你再不會愛任何人了。旁的人再沒有機會了。時間太遲了，我可憐的——親愛的！」

畫家感覺到一般中年人被人提及年紀時心裏觸到的那種痛苦的情緒：「今天和明天，正和昨天一樣，在我的生命中，除去你，安妮，未曾有也永不會再有任何人了。」

她牽着他的胳膊，又轉向躺椅，要他坐在她的身旁。

「你剛剛正在想什麼？」她問道。

「我正在探尋繪畫的題材。」

「到底什麼題材？」

「我不曉得，因爲我還正在探尋。」

「近來做些什麼事？」

於是他就必得把一切都要告訴她，他接待了什麼人，他參加過什麼宴會或夜會，並把一切談話和閒話都複述一遍。兩個人對於時下生活那一切瑣碎細末的情節都感到真正的興趣。無聊的爭執，各式各樣的調情，聽過無數次重述過無數次關於同一人物爛調的批評，同樣的世界與同樣的論調，這些，在所謂巴黎生活的激流中，正是吸

引了兩個人心靈的事情。他，作爲一個藝術家，到處受人歡迎，認識各社會階層的每一個人，而她，又是保守黨議員的文雅的妻子，所以他們都善於談天說地，善於使用溫和的諷刺，善於煩瑣、光彩、而輕薄的口頭禪，使那些不善於談小話的人們，感到非常的妬嫉。

「你什麼時候來吃飯？」她突然問道。

「隨你什麼時候高興，指定日子吧？」

「禮拜五，當天有杜·摩特曼公爵夫人，柯貝勒夫婦，還有姆薩德，替我的女兒洗塵——她今天晚上回來。但是我的朋友，不要談起這件事。這是一個秘密。」

「好吧，我接受了。我很喜歡再見到安奈特。三年我都沒有看見她了。」

「是的，真的呢。已經三年了！」

安奈特，小的時候，是在巴黎隨着父母長大的，可是非常得她外祖母的寵愛，她的外祖母派拉丁夫人，眼差不多已經瞎了，整年住在歐爾縣朗西葉城她女婿的莊園裏。這位老婦人越來越丟不開那個孩子，同時居洛瓦夫婦因爲政治的和農業的各種問題，差不多有一半的時間到這裏來，所以最後他們講定，小女兒只偶而到巴黎去一兩趟，因爲她本人過慣城市的拘束生活，而喜歡鄉村的自然活潑。

三年來她只到過巴黎一次，在伯爵夫人的意思，頂好根本不必讓她來，在她定期出場到社會的時日以前，應當不必喚起她對於活躍生活的興趣。杜·居洛瓦夫人給她女兒兩個非常有手段的家庭教師，同時自己更常常訪問她的母親和她的女兒。此外，安奈特寄居在別墅裏，也成了老婦人不可少的伴侶。

從前，奧利威·貝庭每一年要在朗西葉過六個星期或是兩個月；但是在最近的三年間，因爲害風濕症，他到較遠的溫泉地方住了些時候，非常地復活了他對於巴黎的愛好，所以他回來之後，簡直就不能再離開了。

那個小女兒，依照協定，在秋天以前是不能够回家的，但是她的父親替她婚事突然想出一個計劃，派人叫她馬上來和杜·法朗達爾侯爵會面，她的父母就希望她和侯爵訂婚。不過這個計劃非常秘密，杜·居洛瓦夫人在絕對的信任下，才告訴奧利威·貝庭。

「你的丈夫對於這件事已經完全決定了嗎？」他終於說道。

「是的；我都認爲這個主意很好。」

她又重新談起繪畫這個題目，希望他能決心畫一幅基督像。他拒絕這個建議，因爲他認爲世上已有過多的基

督畫像了；但是她依然堅持，而且甚至辯得有點不耐煩了。

「啊，如果我曉得怎樣畫，我便會把我的印象講給你；那畫像應當是非常地新，非常地大膽。他們把他從十字架上拉下來了，而張開雙手的那個人，身體的整個上半部都要軟下來的樣子。他已經倒在羣衆的下面了，同時他們揚起他們的雙手來接他，支持他。你明白嗎？」

是的，他們明白的；他甚至認為這個觀念非常獨特；然而此時刻他是正在現代化的氣氛中，於是當他一看見他的女朋友倒在躺椅上，伸出一隻穿着漂亮鞋襪的腳，皮膚幾乎在透明的長襪下閃着光，這時就說道：「啊，這正是我們應當繪畫的！這就是生命——在衣裙邊下的一隻女性的腳！在這個題材裏，我們可以裝進一切——真理，慾望，詩。再沒有東西比一隻女性的腳更優美更迷人的了；而且它暗示出怎樣的神祕來；那被遮隱的腿，雖然看不見，却可以在衣物的重疊下令人想像得出來！」

「那不是纖巧，新奇，而有表情嗎——不是比手還更有表情嗎？拿你的手給我看看，安妮！」

她戴着一直遮到肘間的長手套。爲了要脫掉一隻，她就夾住指頭很快地脫落下來。胳膊現出來了，又白，又肥，又圓，露得那麼突然，給人一種全然大膽裸體的觀念。

她伸出她的手來，手頸下垂。戒指閃爍在她粉白的手指上，狹長的粉紅色的指甲，像愛情的爪一般，突出在女性的指尖上。

奧利威·貝庭溫柔而艷羨地握着那隻手。他玩弄着手指宛如它們是活的玩具一般，同時說道：

「多麼奇怪的東西！多麼奇怪的東西！多麼美麗的小玩藝，智慧而靈活，可以任人隨心所欲——書籍，花邊，房舍，金字塔，火車頭，麵食，或是給人撫愛，而這最後一件事是它最愉快的使命。」

他順序剝落了幾個戒指，及至剝到結婚戒指時，他微笑着囁嚅道：

「法律！我們來對它致敬！」

「無聊！」伯爵夫人略微有點受傷的樣子說道。

貝庭總是喜歡譏諷嘲笑，法國人原有這種傾向，又加上最認真情感的冷嘲，他時常絲毫無心地，使他傷心他曉得怎樣理解女性微妙心理，而且如他自己所說，也不曉得分辨神聖的境界。每當他輕描淡寫觸到他們的友誼關係，那就比什麼都更使她煩擾不安，其實他們的友誼是一件由來已久的事，而且他聲言那是十九世紀中最美麗的愛情模範。沉默了片刻之後，她問道：

「你願意領安奈特和我一同出席落成典禮的招待會嗎？」

「當然的。」

於是她問他在下一次展覽會中要展覽哪些最好的畫，展覽會在兩個星期以內就要開的。

但是突然間，她像想起她忘記了什麼事情的樣子。

「來，把我的東西遞給我，」她說：「我馬上要走了。」

說着站起身來，走到桌邊，桌上滿是散亂的紙片，已經折開的新舊信件，旁邊還有畫家的墨水壺，裏邊的墨水已經乾了。她十分好奇地望着它，拿起幾張紙片，從背面往上看。

貝庭訖責她，說道：

「你會把我的東西弄亂的！」

並不答話，她又問道：

「希望買你的那幅『Baigneuses』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一個我不認識的美國人。」

「那幅『Chantouse des rues』已經談判好「嗎？」

「是的。十萬。」

「你畫得很好。那畫很漂亮，但並不特別。再見，親愛的。」

她揚起她的臉蛋，他就觸以溫靜的接吻；其次她要隱沒在垂幕後面時，低低的聲調說道：

「禮拜五——八點鐘。我不願意你陪我到門口——這是你很清楚的，再見吧！」

她走了之後，他首先點起一支香煙，其次緩慢地在畫室裏踱來踱去。他們過去的友誼，全部展現在他的眼前。他回憶起所有微細的情節，現在已是很遙遠了，一面探尋着它們，一面把它們集攏在一起，獨自有趣地收集着這些回憶。

那時正當他像一顆明星般剛剛浮現在巴黎藝術界的水準上，當時的畫家正是享有公眾的專愛的時的，而且主要大筆一揮，就可得到高樓大廈。

在一八六四年他從羅馬回來之後，他過了幾年，既無成就也無聲望；於是在一八六八年，突然間他展覽了他的「克萊歐派特拉」。而就在幾天之內，他被批評家和公眾讚揚到天上去。

在一八七二年，在戰後，在昂利·雷戈諾死後，他變成全部同輩畫家光榮的柱石，他畫的一幅“Jocaste”，因爲題材大胆，使人把貝庭列入剽悍派之內，可是同時他却用他聰明絕頂的本領，甚至接受了法蘭西學院的約請。在一八七三年，他的“Juived Alger”凌駕一切，受到第一次獎狀，這幅畫是他從非洲旅行回來之後展覽的，在一八七四年，他的杜·薩麗雅公主的畫像，使他在時髦社會中，得到當代第一個畫像家的地位。從這個時候起，他就變成巴黎上流社會女性寵愛的畫家，他成了女性的優美、女性的儀表、女性的性質、最有能耐最有發明的解說者。在幾個月之內，全部有名有姓的巴黎婦女，都在爭先恐後希望能復現在他的畫筆之下。他很難表示滿意，叫她們付出很高的代價。

在他登峯造極之後，到處都把他看成時髦人物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在杜·摩特曼公爵夫人的家里，他看見一個身穿喪服的青年婦人，他進來時，她剛剛要出去，於是藉着在門口相遇的機緣，她現出一種優美與纖巧的幻象，使他眩暈了。

及至問到她的姓名，才曉得她是杜·居洛瓦伯爵夫人，是諾曼地鄉紳、農業專家、議員之妻；她正在替她丈夫的父親穿孝；同時曉得她是非常賢慧；很受人讚美，並有很多人在追求。

那種裝束使他藝術家的眼光歡喜得目瞪口呆，他說道：

「啊，這個人的畫像我是情願來繪畫的！」

這句話在第二天就有人傳給青年伯爵夫人，而那天晚上貝庭收到一張藍花的小卡片，香氣撲鼻，字寫得很小很規矩，稍微有點從左向右斜，其中寫道：

先生：剛剛從我家裏離開的杜·摩特曼公爵夫人，對我說你有意用我貧弱的面孔製作你的一幅傑作。如果我能確定你的話，不是隨便說說的，而你真地從我身上可以復現一些理想化的什麼，我是很願意把這事委託給你的。

先生，請你接受我的真誠的致意。

安·杜·居洛瓦夫人

他答覆了這個信片，問什麼時候他可以到伯爵夫人家裏來，其次受到非正式的約請，請他下禮拜一去吃早餐

地點是在梅爾協伯大街，一家現代華奢的大房子的二層樓上。畫家穿過一間藍色絲綢牆壁的大客廳，被領進內房裏，屋內掛着前一世紀的帷帳，飄灑而明媚，這些帷帳是模倣瓦托（註）的畫風的，有着鮮豔的色彩與優美的人物畫，像是如夢想着戀愛的工匠所設計製造的。

他剛剛坐定，伯爵夫人就出現了。她走得那麼輕，他都沒有聽見她從隔壁房間穿過來，所以他看見她時頗吃了一驚。她以優美的姿勢伸出一隻手表示歡迎。

「這樣看來，」她說：「你是真地希望替我畫像嗎？」

「我將很高興作這件事，太太。」

她的非常合身的黑色長袍使她看起來十分窈窕而年青，雖然也使她現出一種嚴肅的神情，但是她微笑的面孔，再鑲上她明亮的金髮，也就把這種神情解消了。其次伯爵領着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兒走進來。

杜·居洛瓦夫人替他介紹，說道：「我的丈夫。」

伯爵的身材較矮，沒有鬚鬚。他的雙頰深陷，因為面孔刮得乾乾淨淨，露出一抹青色。他的樣子有點像是一個牧師，或是一個戲子。他的長頭髮向後披，並不十分整齊；他的態度很講究，圍着嘴邊，有兩條細長的線，從頰上一直伸到下頰，像是因為常在公眾前演說，才養成這種樣子。

雙方都很有禮貌地把事情安排好，決定明天伯爵陪着伯爵夫人到畫室去。不過，他確也問過，是否再等些天才好，因為伯爵夫人正在深深的哀傷中；但是畫家却說，他希望描繪的，是她給他的第一次印象，她閃耀在金髮下活躍纖美的頭與她嚴峻的黑喪服，正形成一顯著的對照。

於是，第二天她同着她的丈夫來了，以後同着她的女兒，畫家叫她坐在滿是畫書的桌前。

奧利威·貝庭，按照他一向的習慣，表示出非常拘謹。時髦婦女使他略感不安，因為他簡直沒有和她們來往過。他認為她們是既不道德而又淺薄，虛偽而又危險，輕狂而又得體。緣於他的名望，他生動的口才，他優美而健壯的體格，他的黑髮與有表情的面孔，使他在「半惡魔」的婦女羣中，偶有過一兩次冒險。他也很賞識她們；他喜歡她們的自由自在與坦白的言談，他常來往的幾家戲房那種歡欣輕逸的生活方式，他過得很慣。他走進時髦社會裏只是為了名聲，倒不是因為他看得起這種生活；那只是滿足他的虛榮心而已。他到處受人恭維，在獻媚於婦女之前，扮演着英勇的姿態，但是他從來沒有和她們談過戀愛。他既不肯浸染她們社會裏的那種大胆的放浪與

下流的戲謔，所以他認為她們全是粗鄙，而認為自己是具有良好的趣味。每當這樣的一種女人溜進他的畫室裏來，無論她怎樣設法討他的歡心，他總覺得，在藝術家與時髦社會的人物之間，不管他們怎樣混在一起，地位的懸殊，使他們不能有真正的結合。在婦女的微笑與讚美的背後，總是有點虛偽，他既認為自己在本質上比人高超，所以他就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精神上的束縛。這在他心裏激起自尊的情感，並在態度上露出幾近傲慢無禮的樣子，他看不起那些像公卿般受人款待的暴发戶，他是以自己的才能而得到旁人藉着家世所得到的光榮。人們時常用略微驚訝的聲調說：「他真地教養很高！」這話雖然使他聽着舒服，却也使他驚訝，同時也傷他的心，因為這話是表示某一種社會的障礙。

畫家的莊重嚴肅，使杜·居洛瓦夫人有點不安，她對於這個態度拒人千里之外的男人，找不到話說，然而這個男人却又是著名的聰明的人。

每次安置了她的小女兒之後，她便在新開始的畫稿旁邊，坐在圓椅裏，於是依照畫家的指示，面上露出了某一種表情。

在第四次的繪畫之間，他突然停住畫筆問道：

「人生裏什麼事情最能使你高興？」

她露出有點不解的樣子。

「喔，我簡直不曉得。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？」

「在那雙眼裏我需要一種快活的思想，可是我在其中看不見。」

「那麼，想法叫我談話吧；我喜歡閒談。」

「你現在高興嗎？」

「非常高興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來閒談談吧，太太。」

他用極嚴肅的聲調說了「我們來閒談談吧，太太。」於是，又重新繪畫，他揣摩題材的變換，追求他們的心靈可以會合的交點。他們開始交談他們双方都認識的人們。其次，他們談到自己——這總是閒談中最令人洽意而老說不完的主題。

當他們第二天再見面時，他們覺得更輕鬆多了，貝庭，因為看出自己會使她發生興趣，便述說了他藝術生活

中一些瑣碎的事情，用他自己特有的那種幻想的方式，信口撰造了許多回憶。

伯爵夫人，因為看慣了文藝沙龍裏那些煞有介事的情景，現在眼見這種自由自在的活潑，談吐那麼坦白而略帶譏諷，是感到驚訝了，於是她也立即以同樣的方式談起話來，含有一種既大胆而又纖巧的優美。

在一個禮拜之內，她便以她的趣味、坦白、與單純，將他征服，將他魅惑了。他已經完全忘記他對於時髦婦女的偏見，他甚至情願說只有她們才是有魅力的。每逢站在畫布之前他著手繪畫的時候，一面露出角力者的姿勢踱來踱去，一面他的幻想就任意地飛翔了，好像他認識這個秀麗的婦人已有許久，這個金髮黑衣的、光彩與喪服相映的婦人，坐在他的面前，笑着聽他講話，並以那麼活潑的歡欣來和他交談，以致時刻都要移動了她作畫的姿勢。

有時他會離她站得遠遠的，閉住一隻眼睛，俯視在她之上，仔細端詳他的模特兒的姿勢。其次他會迫近她身邊站得近近的，探尋她面孔上最微細的陰影，捕捉那轉瞬即逝的表情，要復現出一個女性面孔上表面以外的東西；他要表現出那種理想的美麗的光芒，那種不可描寫的事物的反射，那種每一個人特有的個性的優美，——而這也就是她所以專被某一個人迷戀上的原因。

一天下午，那個小女兒站在畫布之前，幼稚而認真地問道：

「那就是媽媽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藝術家把她抱在懷裏吻了，對於這孩子天真地指出人與畫的相似感到非常舒服。

另有一天，她在極安靜的時候，他們突然聽見她發出哀傷的低低的聲音說道：

「媽媽，我對於這件事厭倦極了！」

這第一次的抱怨，畫家很受感動，於是第二天他買了一大堆玩具帶到畫室裏來。

小安奈特，既驚訝又歡喜，然而總是露出思索的神情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擺列起來，她要照着她臨時的高興，一一玩耍。從這次送禮物的一天起，她就愛上那個畫家，那愛法是和一般小孩子一樣，那種如動物般的撫愛，是那麼甜蜜而又博人歡心。

杜·居洛瓦夫人對於畫像的事開始感到歡喜了，那年冬天，因為她在服喪期間，幾乎沒有什麼應酬；而就因為缺乏社會生活和旁的娛樂，她主要的興趣便是在貝庭畫室的四壁之間。

她是一個巴黎好客的富商的女兒，他已經死了好幾年，至於他長期患病的妻，一年之間倒有六個月躺在床上

；所以她從很年青的時候起，便變成一個完美的主婦，她曉得如何待人，如何微笑，如何閒談，如何鑑賞人品，以及如何使每一個人都覺得她和睦可親，她在社會上做得完全自由自在，而且有深見不逾分寸。當杜居·洛瓦伯爵被介紹與她訂婚時，她立即明瞭這種婚姻給予她的方便，於是她像一般有理性的女兒的作法，毫不忸怩地答應了這個婚約，她很瞭然一個人不能十全十美，在任何境況之下我們都得努力好與壞之間的平衡。

既潛入社會之後，因為她光彩的美質，多方為人追求，許多男人都在讚美寵愛，可是絲毫也不敢想打動她的心，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有理性的女性。

不過，有時她也用一種謹慎、攻擊的方式，賣弄風情，可是總不會太無限度。恭維的話討她歡心，喚醒她的欲望，滿足她的虛榮心，雖然她表面上像是很輕視這些；每當她整個晚上受過這一類的崇拜之後，她便睡得很安逸，宛如一個婦人在世上完成了她的使命一樣。這種生活延續了七年，並不使她覺得厭煩，也不覺得單調，因為她正羨慕這種社會上不斷的興奮，但有時她也覺得她在希求另一些不同的事物。她的世界裏的男人——政治家，金融家，或是閒散的富人，他們如戲子般使她有趣；不過，雖然她賞識他們的才能，他們的地位，以及他們的街頭，却並不對他們過於認真。

畫家從一開頭就使她歡喜，因為這樣的一個男人對於她是絕對地新奇，她覺得畫室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可以開心地歡笑，同時覺得她自己也變得聰明了，而且她對於畫像能夠感到快樂，實在是應當感謝他的，他使她歡喜的另一原因，也是因為他漂亮，強壯，而有名氣；漠不在乎，無論表面上怎樣裝假，對於肉體的美與光榮是不會不關心的。得到這個天才的賞識，她一面很覺得高興，一面居心對他表示好感，於是她在這個男人之中，發見到高度發展的心靈，纖細的幻想，真實有力的美，而且無論他說什麼話，總像是閃現着一種光彩的表情。

在他們之間很迅速地迸發出一種友誼，她每天進門來，他們互相的握手，像是越來越表現出他們內心裏的情感了。

於是，既沒有縝密的計劃，也沒有一定的決定，她在自己的心裏感到一種逐漸高張的欲望，任情之所至，取媚於他。她沒有預見到什麼，也沒有計劃什麼；她像一般女人對待最得她歡心的男人那樣，只曉得拿出全付魅力對他獻媚；而且在她同他的態度中，在她的視線與微笑中，自然而然地散佈出那種誘惑性的嬌美，這顯示一個婦人，在她的胸中已覺醒了愛的需求。

她說着類似這樣意義的諂媚的話：「我覺得你很討人歡喜呢，先生；」於是她使他談話，她靜聽着，要他表

示出他能和她的興緻激起到什麼程度。他會放下畫筆，坐在她的身旁，一心一意希望使對方高興，於是在精神的歡躍中，順着他當日的心境，他或是朗誦詩篇，或是大談哲學。

他高興的時候，她就歡喜；他若變得深沉，她就設法追隨他的思路，雖然她不能總是追得上他；有時，她心不在焉的時候，她依然露出非常理解的神氣傾聽他的說話，而且她顯得那麼高興，使他確信她在注意他的言談而感到興奮，同時要他覺得她有一個非常纖細、開闊、溫和的心靈，思想隨時可以在裏邊播種的。

畫像頗有進展，而且像是必定可觀，因為畫家已經達到感動的境界，所以他能够發見他的模特兒的一切特質，而且用芬芳的氣氛表現出來，這也就是真實的藝術家的靈感。

俯身在她之上，觀察着她面孔的每一動作，她血肉的每一色彩，她皮膚的每一陰影，她眼睛的一切透明的表情，她面像的一切秘密，他像海綿吸水一般，吸收了她全部的個性；而且那種煥發的嬌媚，一被他的眼睛捉牢，便轉送到畫布上，那像是一流波浪，從思想裏注入他的畫筆，同時，他像深深地吸取着這個女性的美，使自己陶醉。

她覺得她已將他吸引住，而且她很高興這樣作，勝利是越來越確定了，同時也越來越有趣味。

有一種新的情感使她的生存感到一種新鮮的酸甜苦辣，在她的心中喚起一種神秘的歡喜。每當她聽見有人談起他來，她的心臟便在急劇地悸動，而且她渴望着要說——「他正在戀愛着我呢！」——不過這種渴望從沒有吐出她的唇邊。當人們讚美他的才幹，她就覺得高興，而當人們說他漂亮時，她也許是更為歡喜的。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心裏想着他，身邊雖然並沒有什麼要她提防的人，她都確實地認為，他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，一個永遠不會超過甜蜜的握手的朋友。

在畫像之間，他時常會把他的顏料板放在凳子上，把小安奈特抱在懷裏，溫柔地吻着她的頭髮，同時他的眼睛凝視着那個母親說道：「我這樣吻着的，是你而不是那個孩子呢。」

間或杜·居洛瓦夫人，不帶她的女兒，獨自來的。每逢這樣的日子，他便工作得很少，大部份時間是消磨在談話中。

一天下午她來得遲了，那一天正是快到二月底的寒冷的日子。奧利威每天來得很早，每逢她和他約定，他照例都是如此，因為他總希望她會比平素來得更早些。他一面等待着，一面吸着香煙踱來踱去，同時問着自己：「我在戀愛嗎？」——這一句話在那個星期裏他已問過自己一百多次了，所以他這樣問着，自己都不能不覺得有點